

教育的目的 新的學問 生命的走進



大夏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黄克剑 论教育·学术·人生

黄克剑◎著 亦咏◎编选

黄克剑先生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重要人物。他的著作《论教育·学术·人生》是其多年思考的结晶。本书由亦咏先生编选，收录了黄克剑先生的多篇重要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了教育、学术与人生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黄克剑先生认为，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人的精神与人格。学术不仅是追求真理，更是探索生命的意义。人生不仅是追求幸福，更是追求理想。本书是黄克剑先生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黄克剑

论教育·学术·人生



黄克剑◎著 亦咏◎编选



上海市
著名商
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克剑论教育、学术、人生/黄克剑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675-1175-0

I. ①黄... II. ①黄... III. ①教育工作—文集 IV. ①G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03703 号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黄克剑论教育·学术·人生

著 者 黄克剑
编 选 者 亦 咏
策划编辑 朱永通
审读编辑 卢风保
封面设计 戚开刚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插 页 1
印 张 17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一次
印 数 6 100
书 号 ISBN 978-7-5675-1175-0/G·6814
定 价 3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作者简介

黄克剑 1946年生于陕西宝鸡，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东方文化——两难中的抉择》《寂寞中的复兴》《挣扎中的儒学》《人韵——一种对马克思的读解》《心蕴——一种对西方哲学的读解》《百年新儒林——当代新儒学八大家论略》《美：眺望虚灵之真际——一种对德国古典美学的读解》《由“命”而“道”——先秦诸子十讲》《黄克剑自选集》等，译有《政治家》[(古希腊)柏拉图著]，主编有《当代新儒学八大家集》《中华文化图典》等。

代序 我记忆中的母校和师长

(一)

1952年秋天，我在汧河边的杨家沟小学读书了。

杨家沟小学设在一个不大的关帝庙里。现在还朦胧地记得刚进学校时看了很久的关帝的塑像，那模样是肃穆、威严但似乎并不可怕的。不算太大的庙宇，有正殿、后殿和偏殿，雕梁画栋，五彩缤纷。同村子里的那些房子和窑洞比起来，这里显然算得上是另一个世界。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的壁画，在不大的几面墙上，差不多画着大半部《三国演义》。这是我最早看到的连环画：一幅画接着一幅画，每个画面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画面之间并不用线条作分界，融进画里的山石、城垛、云雾、水波起着间隔上下左右大小不等的画面的作用，整个一面墙壁甚至几面墙壁看上去又是一幅大的彩绘。孔夫子的庙通常是被称作“文庙”的，按理相推，关帝的庙大约就可以叫它“武庙”了。我是在“武庙”里开蒙的，可启蒙的老师却要文弱得多。他叫王发兴，是当时这所学校唯一的一位老师。在由关帝庙的偏殿改成的一间教室里，他教着全校仅有的两个年级的三十多个学生。

应当说，我的启蒙老师的课讲得并不怎么动人，但他在课堂上讲的“太阳和风比本领”的故事还是很好听的。那故事是课文里有的，经老师连说带比画地一讲，儿时懵懵懂懂的心里像是有一道光闪过，这之后再也没法忘记。故事的情节很简单，说的是风和太阳赌输赢，看谁能把一位匆忙赶路的人穿在身上的大衣脱下来。风对太阳说：“你输定了，看我的吧。”于是风用足了气力朝着行人刮过去。结果，那人被风一吹，觉得身上冷，反倒把大衣越裹越紧了。风吹累了，不敢再说大话。这时太阳说：“还是让我试试吧。”它从云层里悄悄露出脸来，笑咪咪地把暖暖的光照在行人身上，不一会儿，走路

的人热得出汗了，倒是他自己动手把大衣脱了下来。这故事我一记就是近六十年，我在心里不知复述了多少次，每一次都会回味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也许王老师早已忘掉我这个在老师和同学面前总有点怯生生的样子的学生了，可我现在还记得他讲故事时的神情。

后来，杨家沟小学添了一位新老师。新老师像是姓顾，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教我们音乐、图画和体育。从他来了后，这座很有些年头的关帝庙里，开始出现了口琴的声音。在二年级第二学期“六一”儿童节快要来的时候，顾老师把我叫到他的住处。他告诉我说，他打算成立一个三十人的歌咏队，到张家崖小学去参加全区小学的歌咏比赛，并选中了我做歌咏队的指挥。我说：“我不会打拍子。”于是他就在靠墙放着的一面大鼓上用粉笔画了正反相背的两个“6”字，让我两只手顺着笔画作练习。练了没多久，我就可以一边哼着歌，一边有节奏地挥动手臂了。第二天，我开始站在歌咏队前学着做指挥。唱的是“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阳光”那支歌，还有《团结就是力量》。那一年的歌咏会办得很热闹，在这之前，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唱歌的场面。比赛的结果是张家崖小学——十多所小学中唯一一所完小（完全小学）——得了第一名，杨家沟小学得了第二。那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高兴，回校后老师奖给我一支铅笔和一本用一角五分（那时叫一千五百元）钱才能买到的练习簿。

（二）

上完二年级，我转学到了张家崖小学。这学校在一座比杨家沟的关帝庙大得多的二郎神庙里。二郎神的塑像早就没有了，我是从残留的壁画上看到他的模样的。大约是更古老的缘故，这个长了三只眼睛的神有着比附近的关帝庙还要大的住所，而当地的人们对他的膜拜一点也不下于对关帝的崇敬。

二郎神庙里的壁画也有我喜欢的，比如那上面骑着五色神牛、样子有点像关帝的黄飞虎，还有那个踩着一对冒火的轮子像一个再也长不大的孩子的哪吒。姜子牙手持杏黄旗、打神鞭指挥若定的神态，广成子祭起翻天印逼退闻太师的场面，都画得栩栩如生；老子在壁画中成了太上老君，那上面讲的不再是“道可道，非恒道”的“隐君子”的道理，而是一个顶级的斗法者“一气化三清”的诡异故事。

在张家崖小学，许多事就像走路时留在地上的脚印，很快就被遮盖或变得模模糊糊，但有些事还是忘不掉。记得是三年级的第二学期，有一天下午，班主任仝怀金老师拿了一份图书目录到班上来，说是学校的小图书馆那天下午对三年级的学生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借一本书看。仝老师告诉同学们，谁想借什么书，自己从书目中选，选好后由他统一办理借阅手续，借出的书允许看一节课时间，看完后再由老师把书收在一起，还给图书馆。我是第一次借图书馆的书，看着书目中陌生的书名，眼花缭乱，不知该选哪一本。后来，在老师的催促下，我选了一本叫“狡猾的士兵”的书。匆忙中选这本书，可能唯一的理由就是书名有点怪吧。不一会儿，书到了我的手上，我急不可耐地打开就看，连书的作者是谁都没顾得上看一眼。书中的故事很快就吸引了我。

从前，有一个落单了的士兵，走得又渴又饿，就到路边的一个小村里去找吃的东西。他到了一个老太婆的家里，恳求老太婆给他一口饭吃，老太婆很吝啬，推说家中什么吃的都没有。饥肠辘辘的士兵正在无可奈何时，突然看到屋子的角落里放着一把斧头，心中一下子有了主意。他对老太婆说：“老奶奶，你家中不是有把斧头吗，我可以用斧头来做汤，那汤味道很不错的，想不想尝尝？”老太婆从来没听说过斧头也可以煮汤，很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就把斧头递给了士兵。士兵把洗干净的斧头放进锅里，加上水就煮了起来。煮了一会儿，士兵用勺舀了一点尝了尝，咂咂嘴说，多好喝的汤啊，可惜没有菜，要是有点菜就更好了。老太婆一听连忙拿来了菜，士兵把菜放进锅里又煮了起来。接着，他又尝了尝，咂咂嘴说，比刚才又好喝了，就是缺点马铃薯，能加点马铃薯，那可就太香了。老太婆听了，二话没说，又把家中的马铃薯拿了来。马铃薯差不多煮熟了，士兵在锅里放了点盐，一尝，忍不住叫起来：老奶奶，你就要喝到最鲜美的汤了！不过，要是再有点奶油，那可就是什么汤也没法比的了。馋得流口水的老太婆赶紧再去拿奶油，她简直就是一路小跑了。……汤终于做好了，士兵请老太婆坐下来一起喝汤，老太婆一边喝，一边没完没了地夸这美味的斧头汤，夸那位竟然会用斧头做汤的士兵。

斧头汤的故事真像一道奇特的汤，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还品不出太深

的味道，但它有后味。在往后的许多年里，我还会不时地品尝它，而且，真的是越品越觉得有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张家崖小学的图书馆在那次以后再也没有对学生开放过，而像《狡猾的士兵》这类书，在我小学毕业后，也再没能借到或买到过，更不用说像小时候那样有滋有味地去阅读了。

（三）

1958年，我小学毕业，考取了离家三十多里的周原中学（原宝鸡市第十八中学）。周原中学是一所典型的农村中学，起先也在一座神庙里，后来才有了四周都是耕地的新校舍。从家到学校，要爬好几道坡，穿过好几个村子，还要经过一条十多里长的荒僻的崖沟。那沟叫老虎沟，传说五代时的名将李存孝曾在这里打过虎。沟并不很深，但很少有人过往。一到秋天，沟两岸连成片的玉米和高粱高高地长起来了，风一吹，常有一种河水暴涨那样的使人心动神摇的声音在沟中回荡，气氛分外瘆人。我在那沟沿的小路上走了三年，有时和一两个伙伴一起走，有时落单了，就边走边吼那学得半生不熟的秦腔戏为自己壮胆。我会唱《二进宫》中的段子，也唱《周仁回府》中的段子，但唱得最多的还是《苟家滩》中王彦章唱的那段戏词——“王彦章打马上北坡，新坟更比旧坟多。新坟里埋的汉光武，旧坟又埋汉萧何。青龙背上埋韩信，五丈原前葬诸葛。人生一世莫空过，纵然一死怕什么……”

初中生活是难熬的，三年的时间显得格外漫长。刚到校的那一年，我和我的十多个远路的同学，寄宿在学校附近的一间简陋的土坯房里。那房子原是一个生产队的马厩，我们把那里收拾干净，在地上打起草铺，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宿舍。起先，这所刚办起来的中学还没有学生食堂，学校只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为我们寄宿的学生砌了个烧开水的灶。寄宿生每星期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离校，星期日下午返校，从家中带来足够一星期吃的面饼和窝头。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这样每天啃窝头，喝开水，做无偿的建校劳动，上那常常安排得很紧的各种课。在初中的三年里，寄宿生的用水都是学生自己轮流从井里打上来的。学校所在的那个村子，井深三十六丈，我们按当地人的做法，用一百多米长的牛皮井绳，在绳两端分别拴一只桶，摇着轱辘一上一下地汲水。十几岁的中学生们，仿佛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劳累，每天除打好第二天的用水，做完那份建校劳动，上完一天的课外，我们有时还得去掏麻雀窝或

下夹子打老鼠，来凑学校规定的“除四害”的数字。每天晚上，寄宿生要到教室里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在用墨水瓶改做的煤油灯下做数理化作业，整理听课笔记，背诵《卖炭翁》、《石壕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当然，“大跃进”的风很快就吹进了学校。“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一类“新民歌”，是作为语文课的补充教材进到课堂的，《“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这样的《人民日报》社论是当时规定的政治学习的必读材料。随着粮食亩产“放卫星”的高潮告一段落，那时，人民公社化不久的农村开始了“全民炼钢”活动。学校响应“把以钢为纲的群众运动引向更高阶段”的号召，于十月下旬至十一月初停课，组织学生到三十多里外的渭河河滩上淘铁砂。十二三岁的中学生对一切都是既好奇又充满激情的，况且，这一代中学生向来是相信自上而下的宣传的，我们把“炼钢”同时看作“练人”。俗话说“沙里澄金”，我们虽说是从沙里澄铁，可把这铁看得比金还贵重。看着一星半点的铁砂澄出来，慢慢堆成愈来愈大的黑色的沙丘，我们总会把它同那登在报上、写在墙上的年产钢1080万吨的目标关联在一起，至于这些铁砂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炼出了多少钢，却是我们这些热心而劳累的淘铁者谁也没有想过的。

然而，就在我们这些中学生为了政治考试去收集和记诵那些愈来愈多的写在各种书报上的“大跃进”的业绩时，饥饿带着死神的阴影淹没了人们过于亢奋的热情。像铺天盖地的洪水，它冲决了数字的堤坝，不顾一切地向老人、妇女、儿童和中学生们扑了过来。一场无处逃避的劫难似乎在人们为一个又一个的“卫星”喝彩时就已经注定了，中学生的更大不幸只在于他们正处在人的一生中最需要食物滋养的时刻。

持续的饥饿是一种临界体验，只有一直被饥饿追逐的人才知道人的最大惶恐是什么。1959年后的两三年中，全民族都在挨饿，但我敢说，那些年，最饿的还是常年种粮食的农村人。饥饿使生活变得单调而苍白，周原中学在我这里没有留下多少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我在学业上依然很勤奋，几年中得过好几张奖状，但那几乎都是饿着肚子从老师手里接过来的。1961年夏天，我从这所此后一再让我记起饥饿的学校毕业了。我考上了虢镇中学。于是，我不再走老虎沟，而是在另一个方向上同样走三十里路去我的出生地上高中。

(四)

虢镇中学的校舍是由县城的城隍庙改建而成的，我去上学时，它已经有了近三十年的校史。在这所聚集了不少很有才华的教师的学校里，我度过了我的学生生涯中最愉快的三年。这里的纪律不像周原中学那样刻板，但秩序并不坏。学校的校长在几年中换了好几任，并不总是喜欢露面的教导主任李渭水先生是这所能够让学生较多地自由思考的学校的真正主持者。在我看来，他是一位算得上教育家的人。他从不在学生面前发火，说话总是慢条斯理，很有逻辑；站在他面前听讲话，心里舒展而宁静。他给我们班代过几节代数课，从讲课看得出他的数学修养和人生修养。

1961年入校的高中学生分两个班，我在二班。班主任换得很勤，担任时间最长的是张业秦老师。她大学毕业不久，为我们上政治课。她的课讲得很有条理，普通话说得很动听，满是抽象概念而又近于公式化的“社会发展简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经她一讲，常常会有许多有意思的东西冒出来。她并不用“阶级”、“阶级斗争”一类术语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也并不总是板着面孔对学生作道德、理想、纪律方面的训话。她从没有刻意引导学生按某个标准程式去模塑自己，但她带着严重的关节炎病跟学生一起唱歌、跳舞、办墙报、参加歌咏比赛，却无意中把一种热爱生活、鄙弃雕饰、忠实于自己心灵的品格示范给了学生。

在学业修养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位数学老师，一位是上代数课的谢子藩老师，一位是教我们立体几何学的强维敏老师。他们把我带到了对数学入迷的境地。我在他们和其他几位数学老师的启迪与指导下，从能够收集到的各种习题集中找难题来做。每解出一道难题，尤其是人们通常说的那种偏题、怪题，我总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那情形就像猜出了一个悬了很久的谜语一样。记得每当星期六下午回家和星期日下午返校时，我常会在上路前记好一道足够难的数学题，然后一边不慌不忙地走那三十多里路，一边在头脑里作假设、绘图、画辅助线。不用动手，凭着内心的那个画来绘去的图象或一层又一层运算，往往在到家或到校前就能把难题解开，并做好验算。在高中的三年里，我们那个年级先后进行了三次数学竞赛，三次我都得了第一名。人在年轻时，是需要一种人生自豪感的激励的，这对于一个心神忐忑、

常伴有一种莫名的焦虑感的人尤其重要。那曾经强烈地激发过我的兴趣和灵感的数学，虽然我曾打算选择它而它终究没有选择我，但高中时代的数学竞赛的往事，却长久地给了我一种向着更高的人生境界求索的自信，并且，那在以后越来越模糊了的算式和图象，也以一种特殊的理解或感悟的方式，默默地养润了我后来深陷其中的人文思考。

1963年的春天，高中各班都在为学校将要举办的“五一”文艺会演作准备，当时是王根水老师做班主任，他提议我们高二（2）班排演一个自编的节目。班委们七嘴八舌地议论了一番后，决定把编写节目的事交给我和王自贤同学去做。自贤是我的好友，我们在周原中学时就是同学了。他写得一手很俊雅的字，其作文更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评点，同他一起编节目我当然是很乐意的。可那次实在不巧，不知是他家中有事，还是他突然病了，这件事最后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真可以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居然用课余时间在一周内编了一出独幕眉户剧。剧名叫“在小队会上”，说的是某个地处河湾的村子遭了涝灾后，另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在会上讨论要不要援助和怎样援助邻村人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要表现的人物内心冲突较大，剧中人在配有唱腔的争辩中述说自己的心曲，展示各自的气质。初稿写好后，我在一天下午把它交给了王老师。王老师一边看，一边不紧不慢地哼着配上去的眉户调。整幕剧看完后，他笑着朝我眨了眨眼，一抬手猛地朝我肩膀上一拍，说了一声“好！”这时，一直站在旁边像听候审判的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五一”时，这出戏搬上了舞台。文娱委员王莉（女扮男装）和高让同学扮演剧中的两个主要人物，另有几个同学配戏，而拉板胡、二胡的是学习委员谭全芳和刘定元、司周勤同学，戏演得热热闹闹，大家都很高兴。

像在初中时一样，我很懂得发愤，学习成绩一直很好。饥饿总算过去了，一个乡下的少年对县城中学的食宿条件已经感到非常满意。我的精神状态比以前什么时候都好。但新的苦恼也在悄悄地酝酿。当我到了十七八岁的年龄时，这苦恼已经影响到我的心灵的安顿。父亲的历史问题历史地成了我的问题。由于血缘的原因，我要对我还不存在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负责，这仿佛已经是注定了的命运。其实，父亲只是做过黄埔军校的学生，后来也只是做了国民党军队的一名下级军官，而且，这一切主要发生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时期。

高考一个多月后，我接到新疆兵团农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接着，我便得

着一个确凿的消息：在高考前的政审中，父亲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军职被无端地一下子提升了好几级——我是作为一个黄埔出身的旧军官的儿子去新疆上大学的。不过，无论如何，我仍然为自己能继续上学而庆幸。早在前一年的初春，“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就已经出现在显眼处的墙壁上了。很快，以“四清”为内容的“社教”运动开始了。在高考已经相当看重政审的背景下，像我这种父辈有历史问题的人能被一所大学录取，显然是十分幸运的了。

（五）

还在上小学时，就学会唱《我们新疆好地方》了。到了新疆，感动我的第一首新疆味十足的歌是《送你一束沙枣花》。这首歌是在一次规模不大的“迎新晚会”上由高年级同学唱给新生听的，它让我一直记到现在。

我是水利专业69届的学生，刚入校那年水利专业还没有从农学系分出来。记得是入校第一周的周末，农学系水利专业的师生聚会，68届的同学唱了这首歌。那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

坐上大卡车/戴上大红花/远方的年轻人/石河子来安家/来吧，来吧，
年轻的朋友/亲爱的 同学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你一束沙枣花/送你
一束沙枣花/不敬你香奶茶/不敬你哈密瓜/敬你一杯雪山的水/盛满了知
心话/来吧，来吧，年轻的朋友/亲爱的 同学们/我们热情地欢迎你/送给
你一束沙枣花/送你一束沙枣花……

曲调的旋律欢快有致，但我还是听得出几分飘忽不定的纤郁的底蕴。那可能是少小离乡者的心绪的流露，唱者、听者最有可能在这里发生情思的共鸣。水六八的同学大都能歌善舞，唱《送你一束沙枣花》时，有人打手鼓，有人挥舞萨巴依，全班男女都穿半新不旧的军装，那洋溢其间的异域风情，自始就笼罩在颇见谨约的军旅氛围中，分外能传示一种只是在后来才慢慢品味出来的“兵团”韵度。

正像胡杨和红柳，沙枣是新疆最有特色的树种之一，而它结出的涩中带甜的果实尤其别具一种象征意趣。从北疆到南疆，沙枣树几乎无处不有。《送你一束沙枣花》的歌让我此后分外留意这风沙之乡耐寒耐旱的植物，而每每看到沙枣林，闻到沙枣花那略带醇酒味而不失大雅的野香，又总会勾起

我对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时的情境的回味。1969年初夏，我毕业离校，去了新疆开都河畔的一个军垦农场，在又一个常有沙枣树陪伴的地方一待就是九年多。再后来，我就离开了新疆。从那时到现在，许多年过去了，太多的往事都淡漠了，而沙枣树和那首把“年轻人”和“沙枣花”关联起来的歌却一直收藏在我的记忆中。它时时告诉我，我也曾年轻过。

当年的母校，管理体制差不多是半军事化的，学校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兵团农学院。院、系、年级配有政委、协理员、助理员，兵团政委张仲翰兼农学院第一政委，副司令员陶晋初兼农学院院长。学校的名称和机构配置隐然告诉人们，来这里上学的人既是学生，却也是一名允诺加入农垦队伍的准军人。

我做了二十年的学生，从发蒙识丁到就读研究生，遇到过一个又一个可亲可敬、笃守师道的老师。每当回忆到他们，伴随着感戴之情，心中总会浮现出年少时问学受教的许多故事。但大学时代为我留下的那份师生情结毕竟有些不同，对师长的惓惓怀念里不免会生出几分忧悵和伤感。

算起来，大学时聆听老师们授课的时间最多不过两年。两年中为水六九班上过课的老师有：黄震寰（画法几何）、王志成（高等数学）、杨树成（高等数学）、阮家谔（理论力学）、王扩疆（有机化学）、凌可丰（俄语）、关致邦（俄语）、申震中（政治）、戴本浩（政治）等。老师们所授课的内容忘记很久了，但他们讲课的神态、表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而黄震寰、凌可丰老师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

黄老师，一张清瘦的脸，眼光祥和而有神，1964年时他还不到五十岁，但额头的皱纹和黑白参半的头发已经同人们称他为“老教授”的那个“老”字很配称了。他用一口方言很重的上海普通话讲课，把“夹角”读成 gā gē，把“连线”读成 li xī，把“延长”读成 yǐ zāng……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来自陕西和四川，起先几乎一句也听不懂。于是，他就不断在黑板上写，耐心地把那些画法几何术语一字一字写下来。久而久之，师生间有了一种默契，他边说边比画，开始讲得轻松起来，我们也连听带猜，越来越能跟上他的思维和讲解节奏了。其实，一学期的课细细听下来，你就会发现，黄老师不只学养深厚，他的口头表达也是很见逻辑功力和措辞技巧的。他写一手漂亮的长仿宋体字，这对于他，真可以说是字如其人——那字一笔一画写得工整、规范，而从整体上看去，却又透出一种风雅，一点也不呆板。在同学或其他老师面

前，他很少逗乐的，但笑起来会像孩子那样无拘无束，真率可爱。

凌老师，一副银边眼镜后面一双大大的眼睛，衣着考究而庄重，流利的普通话里略带点南方的尾音。她看上去无忧无虑，其实仍是那种弱女子型的人。她的俄语说得比她的普通话还要好听些，很有乐感，尤其是常常出现在单词中的弹舌音“P”，她的发音轻松、准确、自如，很有点莫斯科人的风致。记得在第一堂俄语课上，她叫了几个同学读课文，那大约是想摸摸底，但同学们的口语显然让她失望了。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多数人来自农村，只是在上高中后开始学外语，上大学前可以说是将入门而尚未入门的水准。心里有数后，她便分外注意对我们进行发音、朗读和对话的训练。她有足够的耐心，一遍一遍地领读，一句一句地示范，那情形与教中学生没有什么两样。她也许真把大学生当中学生教了，但她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已经比中学生难教多了。中学生有高考之虞，这足以督促他们；大学生却不再有升学的压力，他们正在把主要的精力投向他们将要从事的职业。

黄震寰、凌可丰老师都不属于那种防范心理很强的人，这在一定意义上正可以说是心理健康的表现。但在异常情形下，他们受到的伤害往往会比別人更大些。差不多两年后，“文革”发生了，他们各自有了突如其来的麻烦。尽管昭昭日月终究还是还了无辜者清白，可当日遭逢的肤受之诉，曾是怎样的难堪其辱啊！师道是师者的尊严所在，也当为民族之斯文所系，往者或不可谏，来者犹且可追，但愿不可再少的斯文于天下永垂不坠，亦愿天下人为师者常留一份不可再少的敬信之心。

（六）

似乎是一种宿命，大学本科毕业后我一次次离开校园，却又一次次返回校园，并最终委心于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天职的教师生涯。在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从教经历后，我终于渐渐明白：一个人只有做了教师，才可能对他先前的学生时代真正有所自觉，而一个人只有在懂得了学生之所以为学生后，才有可能由晓悟师者之所以为师者而更切近地理解自己当年的师长。

很多年之后，在一次新生开学典礼上我曾以一个老教师的身份这样致辞：“在孔子说了‘后生可畏’的话后，这条古训一直流传至今。我愿引这条古训警示自己，也愿借这一古训规勉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们：你们只有像康德说

的那样，在步入学术殿堂时先期被一种‘神圣的战栗’充塞，然后将这持续的‘战栗’不间断地调整为对于学业的‘庄严的注意’，你们这些‘后生’才有可能让你们的前辈们在足够长的时间里感到‘可畏’。”当过后不久我得以从容留心这些话时，心中不禁为之一动——那对近在眼前的诸多后生的殷殷祈望，不也正含蕴了对久在念想的师长们的不尽追忆吗？

古汉语中有一“教”（xiào，又音 xué）字至可玩味，它有“教”、“学”二义，而其指归则在于“觉”。《说文解字》释“教”：“教，觉悟也。”“教”而“学”，“学”而“教”，其以“觉”或“觉悟”述说着教育的机缄，喻示着学术的微妙，也申解着人生的奥赜。师生的缘契或当尽摄于此，人文传承之命脉亦正当系属于此。

黄克剑



◎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 1.《黄克剑论教育·学术·人生》 黄克剑 著 亦咏 编选
- 2.《摸不着门——孔庆东谈教育》 孔庆东 著
- 3.《周国平论教育》 周国平 著
- 4.《做教师真难,真好》 钱理群 著
- 5.《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
李泽厚 著 杨斌 编选
- 6.《知识不是力量》 方柏林 著

◎ 大夏书系·教育讲演录

- 1.《没有办不好的学校——郑杰教育讲演录》 郑杰 著
- 2.《给教育一点形上的关怀——刘铁芳教育讲演录》 刘铁芳 著
- 3.《教育是慢的艺术——张文质教育讲演录》(第二版) 张文质 著
- 4.《一流学校的建设——陈玉琨教育讲演录》 陈玉琨 著
- 5.《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教育讲演录》 朱永新 著
- 6.《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讲演录》 钱理群 著
- 7.《教师专业成长——刘良华教育讲演录》 刘良华 著
- 8.《用心灵赢得心灵——李镇西教育讲演录》 李镇西 著
- 9.《转向教育的背后——吴康宁教育讲演录》 吴康宁 著
- 10.《做一个幸福的教师——陶继新教育讲演录》 陶继新 著

——更多图书信息,请浏览大夏书系官网: www.dxjy.com

——大夏书系在以下书店均有销售: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各地教育书店

当当网

亚马逊

京东网

官方淘宝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团购热线: 010-82275571



大夏书系微信

目 录

代序 我记忆中的母校和师长（黄克剑） | 1

辑一 回归生命化的教育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 | 3

心灵三“觉” | 5

教育的职志在于立人 | 8

天职观念与虚灵的真实 | 10

直面经典与范本教育 | 18

什么是“生命化教育” | 22

教育的价值向度与终极使命 | 32

回归生命化的教育 | 39

市场化·人文视野·信仰 | 50

教育危机·教育理念·教育者的天职 | 64

辑二 学术自觉与学人境界

我的问学之路 | 75

“知识爆炸”与学术之厄 | 88

学术的自律与他律 | 92

学术良知与学人境界 | 96

“学以致其道” | 100

“治学的底蕴原在于境界” | 103

“一种生命化的研究方法” | 115

基础教育·人生价值·学术创新 | 119